

(上接第10版)

“好!坐下说。我知道你是一贯打仗的常胜将军嘛。”主席风趣诙谐地笑了笑,伸手拍了拍聂荣臻的肩膀,“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那是要冒风险的,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嘛。”主席紧紧地握着聂荣臻的手说。

两弹结合试验就这么定了下来。主席起身把他们三人送到门口时,又一次将聂帅拉到身边,极其郑重地再次叮嘱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打败仗。”主席说这句话是笑着说的,从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里,聂荣臻读懂了另一层意思。就像当年长征抢渡大渡河时,主席向他和林彪交待任务时所说的也是这样的话:“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抢渡失败。”今天的情景与大渡桥横铁索寒时的长征年代多么相似啊!

1966年10月25日上午9时,从北京南苑机场登机的聂荣臻一行8人经3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东风基地刚刚竣工的飞机场上。

这是聂帅第二次亲临东风基地。6年前的10月,他来这里主持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发射试验时,这个地处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基地,还是黄沙弥漫的一片漠野,而今天,呈现在共和国元帅面前的是,屹然屹立在戈壁沙漠中的绿水波波、树木葱笼、鲜花簇拥的现代科学试验城。尤令元帅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有建筑物上没有悬挂“文革”时代的标语横幅。东风基地宛如世外桃源,局势平静如水,机场、试验楼、兵营秩序井然,从基地伸向大漠深处的一排排纵横几千里的电线杆,也像尽职的哨兵一样忠实地守卫着祖国的安全,保卫着核导弹即将飞跃过的每一寸土地的安全。

住进基地招待所的聂帅只匆匆擦了一把脸,就立即召来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张震寰,东风基地司令员李福泽,一院副院长张镰斧,技术协调人谢光选等人,举行试前的第一次紧急会议,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试验情况和气象部门关于近3天气象走势的情况汇报。

时值深秋,是大漠一年气象走势中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然而气象部门却预报了一个紧急情况:25日夜,也就是发射当天22时,发射场区将有一股冷空气的袭击和风速为20米/秒的大风侵扰,直接影响两弹结合运转载程的顺利进行;26日风速还会增大,最大可达25米/秒以上;27日零点风速开始减低;28日8时后,风速可下降到5米/秒以下,天气开始好转。

“根据气象走势,聂帅,我看基本可以把正式发射时间定在27日。”李福泽肯定地回答了向他征询意见的聂帅。

聂荣臻在得到了基地司令这个带有决定性的肯定回答后,果断地以他惯有的军队主帅的姿势挥动手臂大声说:“既然现在发射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一切工作可以按这个时间展开,按程序进行。”聂帅下达命令后,以严肃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每个人继续说:“同志们,我来临基地前,毛主席、周总理都和我谈了话,主席、总理非常关注这次试验。我们前三次试验是很成功的,这次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热’试验一定要更加谨慎,组织更加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很准确,一定不能出现差错,我再重申一遍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紧急会议后,全场区在李觉、钱学森、李福泽的亲自督促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系统的联式检查。走进核弹头系统联试宽大的厂房里,到处笼罩着凝重肃穆的气氛。闪烁的霓灯,跳动的波形数据,起伏的口令声,营造出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气氛……

再过几个小时,核导弹将发射升空。时针滴答地走着,分分秒秒逼近那伟大爆炸的降临时,人们的神经处于千钧一发时特有的绷紧状态。突然一声崩响,一个意外发生了!那是引信发生的误动,这一小小误动,宛如炸雷正打在指挥桌边的电子学家彭定之、火箭专家谢光选的头上,他们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引爆系统是整个核弹头的中枢神经,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担风险的部位,稍有差错,整个试验将……是不是太过于紧张引发的误动?彭定之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面向引信机的科技人员在小声议论,做着测试、查找、分析。这时谢光选突然向彭定之做了一个动作,这动作好像是个神来的启示,打开了彭定之的思路,一个奇想出现了:会不会是测试引信机头体分离后发生的引信误动?彭定之、谢光选两人会心地一笑,双双来到引信机前又反复进行模拟试验,结果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引信机又进入正常的运转。真的是一场紧张过度的虚惊。

10月25日,夜幕掩盖的大沙漠,果然如预报所说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随着寒流,发射场刮起了大风,风卷黄沙折腾了一夜,天亮了大风也没停止呼啸。门外天昏地暗,屋内人们揪紧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然而指挥部仍然镇定如山,铁定的发射时间像楔子一样钉在了27日9时。

26日下午,李福泽、高震寰、张镰斧亲自率领部队和试验队,分别从两个技术阵地将导弹和核弹头转往发射场。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只有10多米,李福泽下令打开转运车所有的大灯和小灯,沿着道路的一排排电线杆慢慢行进,50多公里路程,竟走了三个多钟头才安全到



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的导弹方阵

达目的地。

几十年后,张镰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情绪依旧是那样激动,仿佛他还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搏斗。他说:“我这一辈子是第一次看见中国核导弹的发射阵地,那是什么样的阵地,其实就是一片无遮无拦一眼看不到边的空旷戈壁,狂风呼号,飞沙走石,平时柔软温暖的黄沙,一旦飞起来砸在人的身上就像刀子割、钢针扎,疼得心尖儿颤抖冒汗。咱们一院的试验队配合基地部队顶着狂风黄沙,急速地展开设备,开动起重机进行吊装,大风中虽有10多个人在弹体两侧牵拉绳子,防止导弹摇晃,可是导弹刚吊离运输车,就在空中摇摆起来。”

“张镰斧,别硬干,风大就停一会儿。”在现场指挥的李觉副部长在怒吼的大风中靠近运输车,扯开喉咙一通大喊大叫,张镰斧才听见,他大声回答:“李部长,没事,我们会小心慢慢吊,一刻千金,咱耽误不起呀,这样干,不会出事的。”

为防止导弹与地面设备相撞,李觉叫高震亚重又组织了一批生力军支援,他们又加了两根绳子,三四个人拉的拉、扶的扶,还有专人给操作的金班长提示。

总装厂修配过各种飞机,组装过各种型号导弹的技术能手魏文举,在吊车之上准确而细心地操作着,用最慢和最稳的速度,一毫米又一毫米将导弹安全平稳地吊转到托架上,然后起竖导弹,使弹体准确稳妥地固定在有4个月饼般大小支撑盘的发射台上。

19时左右,疯狂肆虐了一天一夜的狂风沙暴好像吼累了,声势渐渐减弱,发射阵地上除了指挥员及给弹头引爆装置调温的几个人外,其余在场的人一律疏散到了指定位置隐蔽待命。

热闹折腾了一整天的现场,此刻变得格外寂静,就像退潮后的沙滩,曲终人散的剧场。惟见东风基地和总装厂的两个操作手还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为了操作轻便,他俩不怕严寒脱去皮衣手套,半蹲半跪在导弹与核弹头相隔仅50厘米高的夹缝间,按平时练熟了千百遍的动作要领,准确地做着一个个动作。他们双手之熟巧,仿佛天女散花信手拈来,令在现场观看的人目不暇接。虽然严寒使温度计水银柱都结上了一层薄冰,两个操作手却已不知什么叫冷,两双魔术师似的手,仅十多分钟就先后完成了弹头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的检测,安装,固定住各个软管和电缆,实现了历史性的两弹结合。

30分钟后,两名操作人员从容地走下发射架,一双热呼呼的大手朝他俩伸了过来,把他俩几乎冻僵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一股暖气直透心底,他俩抬头一看,原来是聂帅温暖的大手,“同志,辛苦啦,快到炉子边烤烤吧,别冻坏了。”聂帅最后看了一眼导弹,迅速地进入了地下控制室,关闭了密封门。

这个发射控制室离发射台只有近百米,深入地下4米,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当7名在地下室操作的勇士全部进来后,大家突然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是司令员李福泽也跟着进来了。此刻,发射已进入1小时准备发射程序,地下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十几平方米内还摆着许多仪器设备,因为这里危险,经专家领导慎重研究才确定留下7名操作人员,一人一个岗位已将室内塞得满满的,哪里还有司令员的位置。大伙一下急了,恳切请求司令员:“你来为我们助威壮胆,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里太挤了,多一个人不好操作,容易出事,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李福泽仍坚持不走,高震亚急了,这一急却想出了办法:“司令员,你不走就要推迟发射的时间,咱们怎么向中央交待呀?”

李福泽一听没辙了,这才起身和七勇士一一握手话别,走出了地下控制室。可是,这个李福泽走出地下室,却又跑到发射台上坐着,两眼放光呆呆地凝望着发射架上的导弹出神,直到发射进入最后30分钟准备时,他被张总指挥的电话怒喝了一通,这才依依不舍离开了发射阵地。

此前,东风基地已安排了专列,让家属全部随车转移。

在罗布泊弹着区,在核导弹将要飞过的甘肃柳园镇,几万居民的撤离转移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虽然只有十万分之六的可能性,周总理还是决定把全镇的百姓全部迁移,只留一个空镇给那个极小的概率。

刚喝完胡辣汤走进指挥所,聂荣臻

突然接到原子弹试验基地的报告:“弹着区刮起六七级大风。”气象变化对弹着区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聂帅沉思了一会,随即要通北京周总理的电话,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

话筒中传来总理清晰的声音,“你是现场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切由你决定。”

聂帅放下电话,又接通了马兰基地。

检查了一遍,回到地下室,领着全体人员

朗诵了一首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

“主席思想举红旗,雄心壮志搭天梯,为了革

命搞试验,誓把生死抛一边。严阵以待静如山,

关键时刻更勇敢,巨龙腾空震五洲,春雷碎碑修反。主席思想捧彩霞,四海欢腾红旗展。”

高震亚在7人中职务最高,年龄也

最大,他沉着地向大家动员说:“我们要发扬孙司令当年抢渡大渡河的英勇气概,为发射‘两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国防科委赠送的毛主席像章,庄重地缀挂在每个勇士的胸前。这时电话传来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

9时10秒,随着点火口令响起,七勇士之一的佟连捷果断地按下了发射电

钮。发射台上载着原子弹头的导弹随即

轰鸣,在大地震颤中腾空起飞。地下室

里的七勇士凝神屏气,大气不出,只有心脏

的“嘭嘭”跳动声,空气也像在导弹的威

力下凝结成一团团白烟……

随后,传声器里不断传来各观测站

报告的声音。

“程序转弯”“跟踪良好”“飞行正

常”……

9分钟后,罗布泊弹着区发来报告,

先是“发现目标”,随即大声宣告:

“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凌空爆

炸成功。”

在敖包山上,李觉看着从北边升起的导弹,身边的人们都在跳跃欢呼,但他既不欢也不呼,他后来回忆说,“导弹起飞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像个木偶,心里在默默祈祷:导弹千万不要掉下来,原子弹千万不能落地啊!我这样心事重重地想着,心都要跳出来了,直到那边传来成功爆炸的信息,我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谢光选说:“发射那天凌晨,当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起飞100秒后,我因劳累加感冒再加之精神处于紧张状态,穿着皮大衣,身上的汗水一直顺着脊梁骨流。那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么紧张的时刻,真正尝到了汗流浃背的味道。”

中国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甲”导

弹携带原子弹头,从东风基地起飞,飞

行了1000多公里,准确在预定地区成功

实现了核爆炸,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

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继美、苏、英、法

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使用自己的导弹

发射核武器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个难忘

的日子,所有参加两弹结合试验的

人员,都被聂帅叫到身边,在敖包山飞

的国旗下照了一张核导弹之家的合影。

聂帅高兴地抱着钱学森、李觉的肩膀

说:“你们两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

掀起了一个新的‘二七’风暴啊!”

试验成功回京的聂荣臻在向毛主席、周总理的汇报中说,在自己的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导弹发射小型核

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年至1958年),苏联用了6年(1949年至1955年),

我们只用了2年,比美国快6倍,比苏联快3倍。正如美联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闪电般的进步,不可思

议的神话。”

大三线崛起在红军根据地

这时的张镰斧,正奔走在大巴山崇山峻岭间的三线基地,这里是当年徐向

前总指挥打退川军六路围攻,粉碎刘湘

百团进剿,指挥数万红军突破嘉陵江,北

上接应中央红军长征会师的红四方面军

总司令部所在地。

谈起三线建设,张镰斧以战略家的

口吻述说着这一段彪炳青史的壮举。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北部、西

北部数千里边防线上,一个超级大国

兵百万,而在西南边疆也一度发生了武

装冲突。东部、东南部海洋、陆地布满了

另一个超级军事大国的基地,对我国形

成了半月形的包围圈,两个超级大国军

事威胁势如箭在弦上。而我们过去一直

视为战略大后方的东北、内蒙古已成战

场前沿。周边局势日趋紧张,潜在的军事

挑衅时有发生,战争威胁迫近,为保卫我

国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尊严,中国在加

强国防建设的同时,必须重新建立可靠

坚实的战略大后方。苏联之所以能最

后战胜德国,就因为他们背靠西伯利亚战

略大后方的支撑,坚持到欧洲第二战线

的开辟,迎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建设战

略大后方,不仅是为备战,最主要的是有

利于开发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内

地、边疆,使全国整个工业布局趋于合理

平衡。

为什么叫三线建设呢?1956年毛泽

东主席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有以下精辟的阐述:从战

略需要出发,按我国地理区域的位置划

分一、二、三线。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为一

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在一、二线还有各

自的小三线;而三线则为全国的战略大